

王西彥

追尋之一

失落的神



文藝叢書 · 文化工作社印行

文化工作社

文學叢書

【第一輯】

3

神 的 失 落

王西彥 著

一九五一年一月再版

書叢學文社作工能文

神 的 失 落

著 者

王

西

彥

發 行 者

韋

秋

琛

發 行 所

文 化 工 作 社

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

分 銷 處

聯 營 書 店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印翻准不★有所權版

版再編月一年一五九一

編號【日009】印數0001—1500 校對：作者

三版自序

約半年以前，那時我還逗留在南中國一個窒塞的邊陲小城，書店里就曾來信，說是這本小書的滬版即將重印，問我有什麼更動改正沒有。當時，因為受着當地惡勢力的迫害，正準備離開那里，心緒非常壞，覺得在這黎明前的黑暗時期，鬭爭是這樣的尖銳地進行着，一本小書的重印，實在沒有多大意義。因此，對於書店的來信，竟擱置着沒有答覆。隨後，我便在敵人的嘲笑和友人的痛惜里，離開了那小城，來到長沙。現在，長沙已經在三個月前，由於覺悟了的守軍將領的英勇起義，和平解放了；緊張忙碌的工作，使我根本沒有想到這本小書的命運的餘暇。可是書店的信又轉轉寄來了。我想，不論怎樣，我總應該把這本小書重讀一次，以便對重印的事情作一決定。

在重讀着時，最初，我很驚奇於自己在寫作時的熱情。進行在中國大地上的人

民求解放的革命戰爭，不是開始得很早嗎？而在我寫這本小書時，雖然表面上有着抗日戰爭的掩蓋，但明眼的人都知道，隨着抗日戰爭的即將結束，人民解放戰爭勢將立刻進入一個更艱辛的階段。在長長的抗日戰爭的時期里，我一直生活在今天所說的國統區，身經目覩得太多了，所受的痛苦太大了。我在這本小書的初版的後記里說，我要寫一個故事來對我們的「大時代」表示抗議。可是，在今天看起來，我的抗議有多麼可笑，多麼不着邊際！爲什麼我只說「我們有憎恨的需要，我們有申訴的權利」（初版後記）呢，當戰鬪在那樣一個即將進入更艱辛的階段的時候？我們生活着的，豈不分明是一個熱烈的戰鬪的時代嗎？

這一本小書，即使撇開技巧上的弱點不說，充其量，也只不過是一本憎恨和申訴的書；那麼，在戰鬪已經勝利了的今天，它那里還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呢？

但是，我還是決定寫信給書店，表示我同意把它再版重印。我這樣做，是有着一份大興奮和大喜悅作撐支的。在初版的後記里，我曾經激情地寫：「人類是爲希望而生活的。沒有希望，人生將是一片黑暗，一個無窮的長夜。希望並非虛幻，它

是一枚美麗的禁果，要得到它，應不吝惜你的代價。世上決沒有無給予的獲取，因為獲取便是給予的結果。爲了求得幸福，便不得不和幸福暫時分手。是的，我們都曾經這樣做了，而且也還在這樣做着——愛和憎，歡笑和流淚，讚美和咒詛，一切都爲了那誘惑我們的將來。」在再版的後記里，我又會寫：「抗戰時期悠長而痛苦的歲月，在今天，竟然業已成爲可懷念的了，我們眼前的痛苦，較之抗戰時期，是千百倍的深重。然而，我仍然希望這本小書的再版，只是讓讀者重溫一個可怕的惡夢。」這些話，到了今天，都能給我帶來大興奮和大喜悅。今天，我們已經獲得了那久所企望的「將來」；今天，這本小書的重印，真正只是讓讀者重溫一個可怕的噩夢了。

而且，我還要說，這本小書，只是我原定的三個故事的第一個。在一九四七年以前，我已經寫出第二個。第三個也已經快寫完，因半年以前的離開那邊陞小城而中止——實際上，在黑暗不自由的國統區，它也決沒有出版問世的可能。我所寫的，如果要給它一個總的題目，應該是「個人主義的滅亡」。在現在這樣的尖銳地戰鬥着

的時代里，在現在這樣的階級分明的社會里，個人的戰鬥和掙扎有什麼用呢？不管他是怎樣的富於正義感，怎樣的懷有澎湃的熱情，怎樣的憧憬着遠大的理想，個人的戰鬥和掙扎，總之只能給自己換來失敗和絕望。這便是我所要在我的作品里宣言和證明的。在第三個故事里，我要使我的主人的那勇敢地跨出這種個人主義的盲巷去。

不待說，我所處理的只是一種陳舊的題材；尤其是，我所寫的只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的故事。到了今天，我們的文學藝術應該為人民大眾服務，為工農兵服務——這是一條唯一的不容懷疑的正確的道路。不過，據我的理解，所謂為人民大眾服務，為工農兵服務，並不是說，在我們的文學藝術里，便應該絕對的拒絕對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的描寫。我們的文學藝術，過去是曾經忽略了工農大眾的，現在應該以他們為主體；同時，在描寫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時，也應該站在他們的立場。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，在今天，如果不能跨越自己，走向人民，在他前面就決不能有前途。而對於個人主義的滅亡的宣告，便應該是跨越自己的第一

步。

這樣，我是在完全爲自己作辯護了。如果讀者們覺得我這種辯護是多餘不必要的，那麼，就讓我們爲我們的民族的新生和人民的戰勝而歡欣祝福罷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於長沙九磯里

人生在世，必遇患難。

——約伯記第五章

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，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經練的，是極重的勞苦。

——傳道書第一章

我的弟兄們，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，都要以為大喜樂；因為你們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當成功，使你們成全完備，毫無缺欠。

——雅各書第一章

弟兄們哪，你們要忍耐，直到主來。看哪，農夫忍耐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，直得到了秋雨春雨。你們也當忍耐，堅固你們的心；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。

——雅各書第五章

到這寧息的小小山城裏來，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情；不過我也還是在這裏安心住下來了，連年奔波，使人感到不勝撐支的疲倦，我待在這裏一舒喘息。

生活的沉悶是可以預料的，但可喜的是佔有着一間城郊外的，有面向陽而開朗的門窗的小小樓房。現在正是春天，樓下園子裏一株高大的玉蘭花，枝梢直探入欄杆，噴射着濃郁的香氣，簡直使你呼吸微微感到壓迫。只要跨出房門，憑欄小立，你還可以看到下面各種各樣的花卉。粉色的郁李，黃色的棣棠，大紅的棠花，深紫的蝶蓮，都一齊在明媚的春陽裏，應順着自然的安排，鬥奇奪豔地開放着，以濃淡不一的綠葉做襯底，編織成一片燦爛的雲錦，招引來無數蜂蝶，陶醉於繁花密枝叢中，高唱着快活的歌。每天清晨，在鳥雀的鳴吟裏睜開眼睛，首先你聞到一陣撲鼻的濃香。黃昏時分，你可以在

依着欄杆，把眼睛凝定一點，細細觀賞枝極間螞蟻的結隊巡邏，花蕊裏蜜蜂的忙碌鑽營，從牠們恍惚到人生的真諦。晴天固然有黃鶯光臨，聽牠們婉轉的歌喉；雨天也不妨看滿地殘花，在泥水的蹂躪裏見出軟弱的可悲。對於自己的住處，在搬進小樓來第一天，我就感到了心滿意足。

尤其可喜的，我在這陌生的小小山城裏，原以為將守着一份難堪的孤寂生活，誰知道竟在不意中重達到一個學生時代的舊友馬立剛。這在我真是一種過大的喜悅！就在我搬進小樓第二天，業已是黃昏時分了，不經房東的傳達，他一直莽撞地闖上樓來，一邊把樓梯踐踏得蹬蹬發響，一邊大聲嚷着：

「老謝！老謝！——謝大鵬！」

最初一刻，我竟聽辨不出他的聲音了，急忙迎出房門時，他正從樓梯探上頭來。

「呵，是你，立剛！」

「是我！當然是我！除了我還有誰！」

我們緊緊握着手。霎時間，突然的喜歡和過大的激動使我們說不出話來了。他的情形也一樣，只是握住我的手，不住搖着，重複的說：

「當然是我！當然是的——當然是的！」

兩人幾乎同時擠進小小房門，他在一張靠窗的竹椅上坐下，我則慌慌亂亂地準備爲他倒茶；但他阻止我這樣做，從我手裏把茶杯搶奪了過去。

「倒茶做什麼？」他說，「我又不是客人！要緊的是趕快把燈點起，你這房子太暗了，讓我仔細看看你的臉孔，看看你這些年來生活過得怎樣？」

● 經他這麼一提，我也當真放開了茶，又慌慌亂亂地找尋火柴和燈盞。燈是那種有着細長玻璃罩子的植物油燈，或許是由於慌慌亂亂的緣故，在一連劃了好幾根火柴之後，才把它點燃。天還沒有完全黑，燈光又是昏黃的，房子裏反而顯得更不明亮。馬立剛細詳着我，搖搖頭說：

「老了，你也老了，完全不是以前那種樣子了，瘦得多也黑得多了！」

「比以前瘦些黑些，這是因爲旅途勞頓的緣故，也還不能就說是老，我

究竟只是三十歲上下的人，正當年壯有爲的時候，」特意我又加添道，「再說，你的樣子也和從前差不多，沒有老。」

「老了，老了，」他依然搖著頭。

馬立剛不是那種善於偽裝熱情的人，在學校時，他沉默寡言，不喜歡交遊，緊守着自己的小圈子，是一個出名的舊獸子。當時，我是他唯一的接近的人，只有我才了解他心境的寂寞和一種隱秘的固執。雖然離別業已很久，但在這一刻，彷彿我們重又回到學生時代了，我懂得他這嘆息的意義。

「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呢？」我企圖把話題引開。

「這些年來，我一直在設法打聽你的消息。只要有一點兒線索可尋，便不肯放鬆，但總是打聽不到。前年——是前年吧——聽人說你在××海邊一所師範學校裏教書，連忙給你寫下一封長長的快信去，沒有回音，原信也不見退轉，大概是傳聞錯誤。後來我又一時糊塗，寫信到韓一萍那裏去探問你的消息，她竟連信也不同我一封——」

「韓一萍？她怎麼啦？」

「她當然鬧啦，」他又一次的搖搖頭，「她已經結了婚，她的丈夫現在是××公司的總經理，據說家產有幾萬萬了。香港沒有陷落的時候，韓一萍住在香港，享受外國的物質文明；碰見過她的人說，她完全變成一個貴族夫人，住洋房，坐汽車，穿得花枝招展，吃得肥胖白嫩，抗戰簡直就像爲她抗的。想想從前在學校時那種慷慨激昂的樣子，那種唱得響亮的高調，誰料到只短短幾年工夫，自己反而變成所咒罵的人了，女人真都是一些歡喜撒謊，沒有記憶的動物！」

「不要過份責備一個女人，立剛，」我說。

「爲什麼？」他的臉孔微微漲紅了，「難道我還應該給她唱讚美歌嗎？我說這樣的話，並不含什麼妒忌之心，你知道我還不至於如此卑鄙。我和她之間的友情是不成立的，我十分明白。不過，爲什麼要不同我的信呢？我只是向你探詢一個老朋友的消息，可不是向你求愛呀！」

爲了平靜他重又激動起來的情緒，我站起身來給他倒茶；這一次他並沒有阻止我。

「不要談這些了，請告訴我，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的呢？」

「是的，」他笑着回答，「韓一萍不屑給我回信，自然她也根本不會知道你的消息——她現在不會再關心我們的了。和她比起來，我們現在是窮光蛋，是叫化子，是不識事務的傻瓜，她自然用不到再來關心我們——」

「不要談這些了，」我截斷他的話。

「爲什麼不要談？只要活著一天，我就要咒詛她一天！我卑視她，甚至可以說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在千千万萬的人類中，我最看不起的是她！我只悔恨自己爲什麼還要寫信給她？難道從她可以打聽到你的消息嗎？這不是自取侮辱是什麼！嫁到一個當總經理的丈夫了，發國難財發足了，有錢了，物質享受把良心蒙閉住了，就連自己是不是人的事情也忘記了——」

「立剛，言歸正傳吧，你的野馬跑到那裏去啦？」

「這不是跑野馬，這些年來我太悶了，今天見到你的面，恨不得要抱着你痛哭一番才好！大鵬，雖然我們都瘦了老了，我們究竟還沒有變——還是一個人，還保持着人的樣子，胸口裏還跳動着一顆人的心。我相信這些年來你也一定碰了不少釘子，見到不少以前的老朋友都變了樣，受到多少不公平的委屈了。是的，我們所受的委屈實在太多了——」

他的聲音發抖，如果不是燈光過於昏黃，也許可以看見閃在他眼裏的淚光了。這情形使我很感窘迫，我知道他是不說則已，一說起來便將無法節制的。

「喝茶吧，」我說，把茶杯端給他。

他接過茶杯，他的手微微顫震着。杯子裏的茶是幾乎一口喝盡的，他把茶杯放回桌上。

「先告訴我，現在你在那裏工作？」在他重新開始說話以前，我搶先問他。

「教書，」他回答，「還是老行當。在齊河那個私立中學裏，離你這裏不算遠。你難道忘記了像我們這樣的人只能教書，只配教書嗎？我曾經到過你們這裏，我和你們這裏一位姓蘇的生物教員很相熟，你到這裏來的消息，就是他告訴我的。」

「你沒有想到我會在這裏吧？」

「這些年來，我連你飄到那個星球裏去也不知道，還想得到你會來這小山小坡——當你們這裏那位生物教員告訴我的時候，我還不敢相信——就是此刻，我們面對面坐着，我也彷彿覺得自己是在做夢似的！」

「這是因為你太興奮的緣故，」我說。

「不，」他解嘲似的站起身來，「這決不是我太興奮的緣故，而是我們我和你——都太可憐的緣故。你說我們，不是給生活鞭笞得太苦了嗎？」

我也立刻站將起來。